

第四十六回 離別久母子當前全不識 緣法至主僕對面恰相逢

詩曰：

一臥西湖夢欲醒，宋家煙雨隔南屏。
君臣不灑江山淚，駝馬常流草木腥。
說鬼偶然殘脈望，傳經誰可聽伽陵。
紫陽問道無餘答，止記前身鶴是形。

話表雲娘一行四眾，辭了寶公禪師，一路南來。泰定挑著行李，細珠扮作女道，老師姑敲木魚化齋，止有雲娘終是見人羞慚，不像個久出家的。幸得南方家家好道，不消唸經就送出齋供來，還有送上佈施銅錢白布的。只是一路茫茫，或投寺院安歇，或是搭載漁船。漫山過水走了兩月有餘，到得臨安，是南宋紹興二十一年，秋盡冬初光景。那裡去找問慧哥信息？到各寺裡問得個影兒，不過是游僧掛搭，及至尋到近前，又不是了。雲娘晝夜啼哭，老師姑勸他：虔誠親上南海，祈求菩薩靈感接引，休把兒子放在心上，到是愛根牽纏，不算一心修行的了。」雲娘沒奈何，只得隨眾南行。過了錢塘江，問下海的路——水陸一千餘里。

到了紹興府地方，趕不上程途，天晚下雨，把衣服行李濕了。路旁一座火德星君廟，叫開廟門問路。卻是一個尼庵，叫了半日不應。只聽得裡邊叫：「了空，開門。」泰定忙叫雲娘不迭。走出一個小尼姑來開門，年紀二十餘歲，生得且是雅秀，一團和氣，讓進雲娘一行人進廟來。走出一個老尼姑，有五十餘歲，拄著拐杖，一似癩子般，卻是一雙小小腳兒——也是半路出家的，忙問雲娘何來。雲娘和老師姑細說了一遍：「是朝參南海的。到了寶方，天晚下雨，借宿一宵，糴些米來，常住裡吃齋，不敢打攪。」老姑子道：「十方賢聖就有十方接待，我這小庵雖不留眾，幾位師兄遠來，難道一頓粗齋就備不起！」忙叫徒弟了空備齋，一面斟了茶來吃了。泰定放下行李，也去幫他擔水燒火。原來門前一個神泉，用竹竿直引到屋裡灶前，南方叢林裡都是如此方便。少頃，煮得飯熟。晚齋已畢，泰定自去廟門下打一個草鋪，雲娘和師父一單。沒有閒牀，細珠要在地下睡，那小尼姑道：「我兩人一單上，將就過這一夜罷。」老癩姑子自去裡面一張禪牀上睡去了不題。

原來這小姑子法名也叫了空，和細珠在外間一張繩牀上睡了。睡到半夜，細珠是走路乏倦了的人，丟下頭鼻勾鼻勾的睡著，脫了上衣，只穿著小布褲兒、一個舊絹抹胸兒，不解中衣，只鬆了褲帶。那知這尼姑却不是雌的，就是這老癩姑子的幸童如意君，扮做尼姑，卻是個沙彌。這了空悄悄鑽過細珠身邊，一頭並枕，用手摸他的乳頭兒、肚皮兒。漸漸摸到下邊，把褲帶替他鬆了。細珠那裡得醒？褪下褲來，（以下刪節20個字）細珠猛醒，忙問道：「是誰？」他只說是泰定久不同宿，一時間進來偷野食吃，那曉得這小姑子是個雄的。疾忙推開身子，卻是這小姑子了空來和他幹事。摸了一把，（以下刪節15個字）細珠不敢高聲，道：「好出家人，你不是個姑子，到是個和尚！」連忙跳起來，找衣裳穿不迭。姑子道：「我就是南海大寺裡的沙彌了空，常來這庵裡行走。我這南方，常是尼僧同居。你要走漏風聲，壞我們的戒行，叫你一步回不到北方！快快上牀來，依我睡了就罷；你若不肯，我隨你到了南海，也逃不出這幾座寺去！那個和尚沒有幾個尼姑，那個尼僧沒有幾個和尚？只除非是觀世音菩薩，才是個真修行的。」慌的細珠大叫，驚醒了雲娘、泰定，一齊起來。細珠又不好明說，只道有賊。這小尼姑開了門，一直走了。

鬧到天明，全沒敢睡，黑暗暗收拾了行李，去辭老姑子起身。只見老尼姑在房裡大罵：「那裡來的一起村野倖蠻婦們，平白的到我庵裡作踐，騙了齋吃，還半夜裡起來打劫！天明了，我和你見官報縣，決不干休！」雲娘明知他羞了撒賴，只得忍氣走出廟來，上了大路：「從今再不信這尼姑和尚了！」一路小心。

過了寧波、定海地方，望見汪洋萬頃，就是南海了：

浩渺接天，渟泓絕地。南極朝宗，為日月歸藏之府；東江總派，收岷峨尾閭之區。名山淵瀟，旁結雁蕩天台；禹穴會稽，下接番禺閩嶺。龍宮千丈掛冰綃，鮫人織錦；蛟窟萬層排雪竇，蚌母含珠。海帆幾片日邊來，梵閣千尋天外起。

原來過海船不等順風不敢開，不等人多也不肯開。雲娘等在海邊村裡，尋了一口莊家的屋住下，使泰定下鄉化些米來。連住三日，等得一起鎮江進香善人和些僧眾們，上了大船，拋了神符，拜了菩薩，齊聲和佛，念著「南無靈感觀世音慈悲」名號，才敢開船。雲娘一行四眾，隨在船艙上過海不題。

卻說了空從渡江南來，在寧波得病，渡海遇了颶風，幸喜倒遇順風吹回船來，得登彼岸。因想：「這南海地方空闊，大寺小庵、名山淨室，不止一二百處，那裡尋見我的母親？就是泰定也不到這裡，那裡去問？他們就往南來，也無處找我。」因此寫了一個木牌，掛在胸前，是「了空化齋」四個大字。雖到海中，不去安禪聽講，只在各處化齋，以便探取母親信息。

那日雲娘一行過了海，還隔菩薩的大寺有二日的路，也要探問慧哥的信，使泰定扮作道人，去左近寺庵裡化米，好訪問信息。那日，泰定化齋去了，雲娘在一個施主寡婦人家吃齋。天將晚了，泰定不見回來，只好借宿在此，等泰定來明日進山了。細珠在門口立著，只見了空披著衲裓，進得村來，朝著細珠問訊，只說他是本處的善人女道，要在此化齋，方便投宿。這細珠略識幾個字，見胸前掛著牌子，是「了空化齋」，想起那一夜假姑子的話來：「說要隨我到南海，好歹不肯放空。這廝想是知我們過海，隨後趕來了。」慌忙與雲娘說知。那了空遠遠立著，還不曾開言，只聽細珠、雲娘，禿長禿短一頓臭罵。了空不知是那裡賬，可憐忍氣吞聲，回步而走。「自古道：此處不留人，還有留人處。一個佛國地方，位位女菩薩和這比丘尼們全不學好，就不佈施也罷，因何破口傷人！」了空低頭去了。詩曰：

姓名面貌幾曾真，真假相疑疏問親。
認賊為兒多自誤，將仇逐子是何因。
曾參投杼疑慈母，陽虎招尤誤聖人。
衣鉢不逢真骨血，當前錯過失金針。

看官聽說，了空母子對面不相認識，難道細珠也不記得慧哥模樣？原來七歲上被兵趕散，做了十年沙彌，改頭換面，長破了面皮，又經了一場大病，枯黑乾瘦的一個小和尚，這雲娘也做了尼姑，老了许多，自然對面兩不相認。細珠夜裡尋了假姑子如意君，

的被他弄了，一肚子惡氣，如何不罵？了空自去投古寺打齋過夜不題。

天將入夜，泰定回來，化了五升米，說道：「遇著人家齋僧道場，留著吃了三個大油餅，又是一百銅錢，又打探出一個喜信來了。」雲娘問道：「甚麼喜信？」泰定道：「我問這齋僧的人家說：『有個小師父名叫了空，可不知南海叢林裡，有這個名字沒有？』那家道：『有個了空，時常在海中各村裡化齋，一個牌子掛在胸前，只在這幾座寺裡。他又不安單坐禪，說是探問母親的信。』這個信是真的了！當初和他南來找娘，他原說要朝南海的。我明日早起去把這各村裡一問，他既有了招牌，就好找了！」雲娘、細珠唬了一驚，向泰定道：「今晚來了一個了空，因想起那紹興府假姑子了空來，怕是他妝作化齋，又來趕我們的，被我們大罵一頓去了。也是一時性急，不曾問得明白，他就去了。那慧哥當初也不是這等一個黑瘦的。」泰定道：「一個人隔了十多年，又剃了頭，那裡認去？這多是慧哥了！」惱的個雲娘一夜沒睡，把不到天明，叫泰定各處去找不題。

卻說這了空因找尋不見母親，不敢投寺安單，白日各處化齋，夜在山岩樹下打坐，也不怕狼蟲虎豹，發願：「今生不得見母，決不還鄉！」那日走到一座山崖邊，只見一個白衣貧婆，在澗邊拆洗破衣。見了空來坐在一株松樹根下打坐，便問了空道：「小禪師，你有甚麼衣服，脫下來我替你漿洗漿洗。我在前庵裡住，有個兒子出了家，來此看他，替他拆拆衣服，也是生他一場。這些身上垢膩，通洗不淨，只有這個澗水，是老母濯垢泉，隨甚麼壞破直裰，一經了這水，都是光明潔淨的，又不沾灰泥，又堅壯耐穿，再不得破的。」了空大喜，即忙脫下這件破衲裰來，看了看，一片片補得破布鋪襯，一年多不曾離得身子，這些蟲蟻灰垢都生滿了。「那得這個女菩薩一片好心，休說替我漿洗，就拆開替我縫補幾針，也就是佈施了！要脫下來，天又寒冷，沒得替換，只得問女菩薩借個針來縫縫也罷。」那白衣婆婆揭起襟底，取出一個金針，送與了空補裰。好個金針，偈曰：

不是凡銅頑鐵，曾經水火磨成。

拈來切莫暫停工，繡出鴛鴦交頸。

最怕一針有錯，亂絲積縷難成。

穿針九孔要分明，乞巧天孫覷定。

了空得了金針，將破衲裰取來放在石邊，看見前襟底下一塊破布，高突突滾將綿絮出來，有些破綻，用針挑起這塊布來，抽出些絮子好補。不想揭起破布，露出一個黃紗囊來。不知是甚麼物件，用手一捏，沉甸甸圓碌碌，拆開一看，原來是一百八顆七寶佛首的數珠。」這件破衲裰中，如何有此異寶？」才待告訴婆婆，抬頭一看，那裡有個人影兒？把手內金針疾忙把珠子縫上，藏在胸前，使金針才賽住。起來在濯垢泉取出鉢盂舀出一鉢清水，先洗淨鉢盂，卻取第二鉢水洗淨面上塵土，又取第三鉢水一飲而盡。覺五內清涼，塵心病體一時灑落。真是：甘露洗心金骨換，醍醐灌頂玉池融。

了空披衣托鉢從山澗邊來，遠遠望見一個道人，挑著扁拐蒲團，大踏步走得將近。看著空從山下過，他卻立住了腳，只管細看。等這了空到面前，這道人呵呵大笑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走那裡走！」唬得了空只當做截路羅神、劫僧的外道；睜眼一看，卻原來是泰定：「怎麼也來到這裡？」正是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詩曰：

越水吳山何處尋，主人原不隔前林。

濯將法水還三寶，收得明珠值萬金。

手拈菩提慈母近，眼看彼岸導師臨。

團圓正好回東土，聽取潮音觀世音。

主僕二人，一僧一道，坐在道傍一塊盤陀石上，各人細說別後之苦。泰定說：「大娘為你出家做了尼姑，遠來找你。前日說罵了你一頓——原有一個假了空妝作尼姑——只當你是個假的。」了空笑道：「我只知一個了空，那知道弄出許多假了空來？果然罵得我沒處去想。」又訴說：「被賊擄在山寨，遇著錦屏小姐，放我下山。一路找尋沒信，才到南海，不想此處相逢。」真是千言萬語，一時難盡。

說話多時，天色晚了。問道：「泰定，還有多少路才到母親住處？」泰定道：「我聽得有一家善人齋僧，知道你在這裡左近，走了幾處俱有信，不知你走到海邊村裡來。我出來了三日。這山路黑了，又怕有虎，今日回不去，且到寺裡宿下，明日走罷。大娘在村裡等我的信，不知怎麼焦燥哩。」了空道：「前邊有一座小淨室，有一位苦行的老和尚，我常來投宿的，且去打擾他一齋。」說著話，二人走到門前。只有兩口草庵，師徒二人住著，以耕種石田為行，也不參佛唸經，每夜打坐不睡。聽得狗叫，小沙彌赤著腳來開門，認得是了空，請進來上繩牀坐下。沒有夜飯，卻是一鍋蔓青和些山芋，煮得稀爛，燒得滿屋松香。各人吃了兩大碗。了空還念了功課，同泰定上單睡了，次日才去拜見母親。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不知將來幾時得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